

## 與你在文字裡萍水相逢 / 姜芃

終於從圖書館捧回那本心心念念的《記憶像鐵軌一樣長》。

從右自左翻的開本，樸實的大地色封面最上方，嚴謹地用端正的字體寫著書名和作者，沒有一點浮華的痕跡。餘下的四分之三版面被一張油畫佔據：基調仍是深淺不一的大地色，寥落的草花旁，鐵軌如記憶般延伸開去，消失在暮色的盡頭。余光中深刻的側臉浮現在蒼茫的黃昏裡，鬢髮已稀，額頭寬廣，雙唇緊抿。唯有高挺鼻樑上一副眼鏡，鏡框烏油油黑得發亮。他的目光透過潔淨的鏡片，穿越這幅油畫，穿越書的封皮，望向與鐵軌相反的方向，遼遠的遠方。

是本老書了。硬封皮也抵不過長久的磨損，最外層薄薄的塑膠膜被磨去，四個邊角向裡彎折。圖書館的標籤也泛出黃色，竟莫名地與大地色的封面相得益彰。習慣性地翻到最末頁，早該想到是豎版排版，自右向左的讀取順序和古體繁體字，猝然看到還是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克服著閱讀習慣上的障礙，我終於找到了想找的內容：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

一九八七年，這世界尚未有我。還來不及唏噓惆悵，翻到目錄的我又吃了一驚，繼而心底籠上一層朦朧的暖意，像夏日的風裹著陽光拂向面頰。

這本書，有人認真地讀過。

目次當然是豎版的，這樣一來，由於書本寬度的限制，版面便不似橫版那樣被佔據得滿滿當當生怕浪費紙的樣子，而是寬宏地只用去紙頁中間偏下一點半頁不到的部分，把一頁紙分成三大塊，上部和下部有舒服的留白。就在這留白裡，我遇見了那個虔誠的讀者。

他用的也是古拙的鉛筆。石墨的印記，莫名地比原子筆的多一分溫暖安靜。他為每一篇散文標好序號，有的標題，被他輕輕地畫了個圈，或許在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他曾撫掌讚歎，或曾淚滿衣衫。標題上部，他記的是文本描繪的地點，一個「台」字代表臺灣，HK代表香港，還有幾篇地點詳細一些，是香港沙田。小小的筆記再往上，是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符號：對勾、半對勾和五角星。或許，這表達了他對這些作品的優劣品評？

而在下部的留白裡，筆記明顯是文章的題材。有寫人，有狀物，有描繪

某個地點，有抒發思鄉之情。寫一個「狀物」仍嫌不夠，他用一個小小的箭頭，標注「樹」、「山」。他寫的是輕車熟路的繁體字，我想，這該是一個香港人。

迫不及待地翻進內頁，這感情已不再只是為品味散文那麼「純潔」。果然，書中深深淺淺的痕跡證明了我前面的猜測。題目上有五角星的文章裡，勾畫的痕跡最密集。直線勾句，方框畫詞，長橢圓畫些傳神的短語，還有他自己的兩三行筆觸；畫對勾的，只留下些線條，密度也大大降低；畫半對勾的勾畫更少，而全無標記的，正文裡也是乾乾淨淨，空留歲月淌過文字，沒有人閱過的痕跡。

薄得能令人下意識地放輕動作的書紙，均勻地滲透進歲月發黃發舊的痕跡。紙張卻不知是不是因為在香港久居的緣故並不覺脆，而是因著氣候的濕潤而柔軟發韌。窗外，不費力便能眺見維港越夜越放肆的花火；屋裡，是柔和的燈下一本一九八七年的老書和一個客居香港的北國來的學子。不，不是一個人，該是許多人，其中以這個留下筆墨字跡的香港學生的存在最為清晰。他寫著小學生般拙樸的字，絕不美觀，但是認真。無論是一長段話邊上一個簡簡單單的「美」字，標題邊空白處分行書寫的評論，還是深刻反覆地畫出的幾乎把原文字句都蓋住的鉛色圓圈，都向我傳達著他的感情。在香港沒有暖氣的，寒冷的冬夜，這些陳年的鉛筆印，撩得我心口一陣陣的暖。他讓我感到這個飛速旋轉的世界裡，依然有人如三步一叩首的虔誠教徒，將文字，奉為信仰。

這本書我早已讀完，卻固執地沒有還去，而是將它帶回了家鄉北京再讀。一遍一遍，反反覆複。有時候，我和他在同一處流連，咀嚼某句話只覺齒頰生香；有時候，我對他的勾畫不以為然，換另一個角度想想又覺得不無道理；有時候，我看到他真如小學生般一絲不苟地標注的詞語釋義和注音，莞爾的同時又感到敬佩與羞愧，因自己已很久沒有碰過字典。在這裡，只屬於新書的濃濃油墨香早已消逝在千禧年前的風裡，而後人加諸的石墨質感，卻不僅因摩挲而沾染在指尖，更是隨著其主人的思想，走進下一個讀者的心。

原只是與余光中的對話，卻不想多認識了一個文學教徒。是我之幸。

我祝福這個用鉛筆的香港學子。我腦中幻化的你那不成形的燈下側影，鉛筆摩挲紙頁的沙沙聲，連同這些書本上陳年的灰色印記，將永遠永遠，埋藏在我鐵軌一樣久長的記憶裡。